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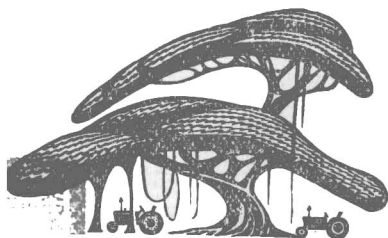
钢铁牯子

乔传藻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钢铁牯子

乔传藻

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钢铁牯子

乔 传 藻

✻

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(昆明市书林街100号)

云南新华印刷厂印刷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✻

开本: 787×1092 $1/32$ 印张: 2.25 字数: 30,000

1979年9月第一版 1979年9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,210

统一书号: R7116·695 定价: 一角七分

内 容 提 要

《钢铁桔子》是以云南边疆兄弟民族少年儿童的生活为题材的一部短篇小说、散文集。七篇作品从不同的方面，较生动地反映了少儿们爱祖国、爱集体、爱劳动、爱学习、做好事，敢于同错误言行和坏人坏事作斗争的新思想、新风尚。

作者对少年儿童的观察和描写比较深入细致，人物生动，文笔流畅，有较浓厚的地方和民族特色。

封面设计：彭 放

插 图：贾国中

目 录

惊马.....	(1)
小九.....	(12)
喧闹的森林.....	(22)
深山流泉.....	(34)
在公路上.....	(39)
星星寨.....	(44)
钢铁牯子.....	(54)

惊马



“妈妈，蚊帐杆给我吧，”亮子从被窝里钻出来，爬在枕头上，第三次在请求妈妈。

妈妈笑了笑，在灯下停住了手里的针线活，慈祥地望着亮子。

妈妈说：“快睡吧，作息时间是怎订的？没两天又忘啦？”

“嗯……这和作息时间有什么关系，”亮子嘟囔着说，“你不给我蚊帐杆，我就不盖被窝。”印有帆船、棕榈树图案的蓝花被子，让亮子真的蹬开了。

晌午，少先队员们的队日活动，是在对歌山苗圃种树。春天的风刮得真硬，铁铲似的，掀起一堵堵灰沙，把小树都压弯了。伙伴们都很着急，生怕小树苗让风沙折断了。有人提议，找些箴片来栽在树苗旁边，把小树扎在竹桩上，这样，怎么也不怕风沙逞威了。亮子抢先接受了这个任务。回到家里，他撂下水

桶、锄头，忙着到处找竹棍，他在院墙脚下找到一捆爸爸插篱笆剩下的竹片，数了数，不够，还得找。就在这时，亮子一抬眼看见了撑帐子的蚊帐杆；他心里有多高兴啊，可事情偏偏不顺利，亮子左说右说，妈妈横竖不同意。事情就这么搁下来了。

想着，想着，眼皮一合，亮子睡着了。在他红润的脸庞上，还留着恳求妈妈时的神情。……妈妈走过来，嗔怪地叹了口气，轻轻地给他盖上了被子。

炊烟在浓重的晨雾中升起，天色渐渐地亮开了。大公鸡站在石碾子上，伸长脖子，“咯哥喔——”地叫，叫声雄壮而嘹亮，象是在催亮子快些早起。亮子轻手轻脚地走进了妈妈的房间，他拉起帐杆一扯，蚊帐唏哩哗啦垮了下来，把弟弟也吵醒了，哇哇直哭。亮子慌了，脊梁上象被谁浇了瓢冷水，凉嗖嗖的，他说：

“妈妈，我们要栽树，要竹棍支小树苗……这，这是小队给我的任务……”

“好，好，多好的‘任务’！”妈妈动气了，要不是忙着哄弟弟，亮子还要挨一顿批评呢。

不管怎么说，竹杆还是让亮子拿走了。出了门，一路上他跑得飞快，脚步真象云雀那么轻捷啊！

亮子来到林场苗圃，他象一只金色的小蜜蜂，勤

快地忙碌着。他蹲在地上，给一棵棵小梨树插上竹桩。亮子额上的一串串汗珠，洒湿了树脚下的泥土。小梨树展现出翡翠的嫩叶，象是一只只热情的手巴掌，轻轻地拂拭着亮子脸上的汗水。

栽完竹桩，亮子又爬到高高的山白杨树上去修边枝。他不时停下来，紧贴着缎子一样光滑白亮的树干，喜孜孜地回望着生气勃勃的林场苗圃；山上，种着一坵坵梨树、苹果树、桔子树、山白杨树的嫩树秧。亮子多么疼爱这些小树苗啊！少先队员们用自己辛勤的劳动献给祖国的，将是最甜的果实，最好的木材！

山脚下，牛踩马踏的弯弯路上，走来一个小姑娘，顶多只有八、九岁。下细一看，是彩菊的妹妹香菊。小香菊系着姐姐的花围腰，粉铮铮的蓝土布上，绣着一枝鲜艳的桃花。那么逼真，引得几只彩蝶，跟着她一路飞。

香菊走近了，她来到一棵刚栽下不久的山白杨树下，挨近小树，踮起脚尖在和小白杨树比高呐。咳，她哪有山白杨树长得高呀，小树苗还比香菊整整高出一头哩。哟，小树苗让这个淘气的姑娘坠弯了梢，亮子心疼得大叫着：“别动！”

亮子这带有责备意思的喊声，吓了香菊一跳。她

的嘴唇，噉得象朵红红的喇叭花，不高兴地膘了树上一眼，又赌气去摇晃小树，摇得树冠上的叶子，簌簌地响。亮子赶忙把砍刀插进生牛皮挂包，搂紧树干，从树上梭了下来。

亮子跑到香菊跟前，和缓地说：“拽断了树尖，多可惜呀，以后小树再也长不大了。毛主席号召我们要绿化祖国，你也该响应呀！”

香菊不好意思地笑了，她嘴上噉起的“喇叭花”，这会儿，只剩下一个“花嘴嘟”啦。

亮子从衣兜里取出一管光滑的竹哨，凑在唇边，说：“听，有小鸟在唱呢！”香菊一听亮子要吹竹哨，她高兴地松开了手，小树苗的梢尖弹直了。她眨着泉水一般明亮的眼睛，定定地望着亮子哥。奇怪，亮子哥的这管竹笛里，装有多少声音呀！他撮尖了嘴唇一吹，竹管里顿时飞出了山喜鹊的叫声。听，引动得树林里的绿翠雀，一下飞到撒满红花、紫花、白花的青草地上，跟着“啾啾”地叫呢！

香菊咧开嘴，露出贝壳一样洁白的牙齿，咯咯咯地笑了。她也象一只山喜鹊似地高兴，跳跳蹦蹦地跑到树林里玩去了。

亮子提起砍刀，仰起头来，一棵一棵地打量着路边的山白杨树。树冠上只要一出现偏枝怪杈的，他就

觉得戳眼睛。

森林峡谷里，松风掀起了微涛。树梢在不安地抖动着。天气这么闷热，蜻蜓飞得快碰着草尖。看样子晚间又会下雨吧？亮子使衣袖揩着脖颈上湿漉漉的汗水，他甩脱鞋子，搂起一棵大树正想朝树顶上爬。忽然，隔着苍绿色的棕榈树“屏风”，传来一声尖脆的喝叫：

“别动，不准你乱砍树！”

咦，这是香菊在说话呀！她在喝问谁呢？跟着，又听一个粗哑的大嗓门吼了起来：

“你管得宽呀！谁不晓得桑木做的弹弓杈最好？我偏要撇，你再叫，我扇你一巴掌！”

嘻，这是顺顺的声气。顺顺是亮子的同班同学，上学期，顺顺写了篇作文，标题是《我们不做“智育第一”的小绵羊》。这篇作文让县里一位“反潮流”头头拿去在广播上念了几次，从此，顺顺更是谁都没放在眼里，这会儿，他直着脖子吼什么呀？真不象话！

香菊一定是记起了亮子哥是怎么跟她讲道理的，她也放轻了声音，准备象亮子哥一样，把爱护林木的道理，剖得比篾丝还细。她说：

“你扳断了树杈，多可惜呀，往后，小树怎么也

长不大了，这个道理你还不不懂？毛主席号召我们要绿化祖国，你不听？——”

不等香菊说完，顺顺一定是又喷着口水，嚷起来：

“少噜嗦，闪开！我要撒弹弓杈了！”说着，还尖起嘴皮吹口哨呢。

亮子气极了，他拔脚跑了过去，象劈空飞来一堵岩石，突然出现在顺顺面前。他说：

“顺顺，你干什么？”

顺顺傲慢地扬起头来，冷眼盯着亮子。顺顺头发蓬乱，裤脚半绾，他两手叉腰，说：

“我干什么要向你汇报？你少欺负人！”

“谁欺负你了？”

“你！”

“我怎么了？”

“你……你管不着！”

顺顺要横地绕进苗圃，他走到一棵歪脖子桑树下，洋洋自得地偏起头说：“多好的弹弓杈呀，可惜不很周正，不管了，蚂蚱也是肉，砍！”

他“砍”字出口，抹抹袖子就要动手。亮子的眼睛瞪得圆圆的，他往横里一站，气昂昂顶了一句：

“一片树叶也不准你动！”

顺顺说：“我偏要砍！”

亮子说：“你敢！”

小香菊也勇敢地靠前一步，紧紧地和亮子挨在一起，说：“你敢！”

顺顺认为没有什么他不敢的。他觉得他已经不是小绵羊，而是初生的牛犊，力气比老熊还大；他挑衅地扫了亮子一眼，摔下五颗纽扣掉了三颗的蓝外衣，紧紧裤腰带，吐了泡口水在地下，说：“打架呀？好，一对一！”说着他竟真的逼上前来；两眼红通通的，凶狠得真象一头挑架牛。

亮子压下心头的火气，他在心里对自己说：“老师说的，顺顺走到刺蓬里去了，要帮助他。对自己的同学，怎么能比拳头呢？”

亮子站在桑树下，他的眼里，射出了恳切、热情的光，他说：

“顺顺，你没听护林员石柱叔说，树林是国家的重要资源，我们要爱护呀。你爱我们的人民公社，也应该爱公社的树木啊！”

亮子的话，句句是从心窝里掏出来的；字字句句都是热呼呼的。顺顺听了，只是眨了眨眼睫毛，他扭着小牛犊似的脖颈，喘着粗气，一步也不肯相让。

亮子又说：“你要的弹弓杈，回去我把我的送给你，也是桑木的。”

哈，亮子晓得力气没有我的大，他害怕啦！

顺顺晃着肩膀，他大大咧咧地又向桑树逼近一步：“我哪个的也不要，我就是要这棵树上的。”

这下，亮子真动了火，他气得嘴唇都在打哆嗦，亮子还是那句话：“一片树叶也不准你碰！”顺顺拧着脖子直吼：“一棵树我都要！”说着就要去扳，亮子连忙伸手去拦，顺顺乘势抓住亮子的衣领，用劲一搯，亮子却象生了根的岩石，一动不动；顺顺的脸膛，气得象芭蕉花那么红。他狡猾地作出想要跳起身扳树杈的样子，亮子赶忙抢上前去挡，顺顺却冷不防低下脑袋，一头抵了过来。要不是路边上有棵一抱多粗的大柏树拦住，亮子还真要让顺顺闹了个仰面朝天呢。顺顺以为亮子抵挡不住他的进攻，小家伙汗涔涔地更来劲了。他张开手又扑了上来，眼看又要抓住亮子的衣领，亮子气呼呼地推了一掌，顺顺咚的跌坐在地上。这下，顺顺更泼赖了，他从泥地上翻身爬起，灰都顾不得拍，又飞扑过去。两人自此扭作一团。

小香菊站在一旁，眼里憋着泪花，她气得直跺脚。

亮子是不喜欢打架的。但是，当别人把拳头送到鼻尖上还不回击，这可不是我们山村孩子的性格。不过，事情偏生这么巧，正当他们两个翻上扑下地滚作

一堆时，山坡上又出事了。

打鹰山修水库的开山炮，轰隆一声，象春雷落在山洼，惊吓了一匹正在山坳里放青的红鬃烈马。这匹马甩起尾巴，撒一路蹄花，直奔林场跑来。烈马炸开门鬃，一簇簇烟尘，在它的四蹄下飞腾。山路上，滚来一串震人肺腑的惊雷：踏踏踏踏……马蹄声冲着小朋友们摔打着的山径小路，旋风似的冲了过来。

放牧员跟在马后边猛追，他扬起手臂急促高叫：“闪开，闪开，马来了……”

顺顺一扭头看见了疾奔的马蹄，看见了那滚石一样向他们奔来的大红马。他象火燎着屁股似的，忽地跳起，抱上衣服，兔子似的钻进丛林，跑得可快了。

亮子跃身站了起来。他睁大了惊骇的眼睛，紧盯着这匹发了狂的野马。看它那撒腿飞奔的架势，山岩也要撞塌半边呢。这匹马越跑越近，得得的蹄声从地下震到亮子心里。怎么办呢？受惊的马会把树苗蹬个稀烂，跑急了，还会从山岩上摔死呢。想到这里，亮子迎着劈面奔来的大红马跑去。在这紧张危急的时刻，亮子多么希望顺顺能站出来帮上一把啊，可他正躲在树背后发抖呢。亮子生气地扭过头来，再也不想唤他。山路这么陡窄，大红马喷出的灼热鼻息，传到了亮子脸上。只一眨眼功夫，烈马到了跟前。亮子急

忙侧过身子，大红马风驰电掣地紧贴着亮子的胸膛掠过；大红马带起的疾风，“刹”地扶直了亮子的头发。

在大红马的身后，拖着长长的一截缰绳。亮子心里一动：“有办法！”他窜上前，弯腰抓起，攥紧缰绳，飞快地绕着那棵一抱多粗的大柏树兜了两圈。嘿，他哪里还是那个腼腆的、穿光面羊皮褂的山村少年啊，在他绕着大树疾步飞转的霎那间，亮子是旋风，是闪电！

红鬃烈马刨着蹄子，牢牢地拴在大树上。它回过头来，潮湿的、琥珀色的大眼睛望着亮子，那神情仿佛是说：“小家伙，是你把我制服的



吗？真个是好样的！”

小香菊站在桑树脚下，眼睛瞪得象山葡萄那么圆；她的小手，扭着花围腰的边角，一动不动。

顺顺惭愧地低下头去。他抱起衣裳，光着一只脚丫，转身走了。他连前会跑掉的一只鞋也忘了捡。

一九七八年六月重改



大晴天，天空蓝得不能再蓝了。偏西的太阳，热辣辣的，照在人的身上，用足球守门员小九的话来说，会“叮”人呢。

咳，要不是怕惹妈妈生气，小九才不耐烦坐在公路边上托着下巴等汽车呢。从县城赶回雨洒村，也不过八、九里路，抄山路走，也用不着多少功夫。不过，妈妈老不放心，说是路远坡陡，一定得搭车回去。其实，初中一年级学生小九才不管这些闲事呢，要知道，人家是“水兵”队的守门员啊！

就说上星期吧，也是星期六，小九放了学没拦车坐，卷高了裤脚就往家里跑。这天，天气还有些阴沉，灰仆仆的云彩压得低低的，小九本来也想等汽车，可一想自己是个中学生了，中学生嘛，应该练练胆子才对，哪知这一走呀，嗨，碰上了一件顶了不起的事情。

傍山险路边，塌下了一大块石头，挡在车道上。